

自從二零零六年，目睹吃一小口麵粉就足以致命的兒子可以領一整片聖體的奧妙，而寫下了「孩子，你大膽地往前走」之後，我就一直期盼有一天可以寫第二集，見證兒子對麵粉和其他食物不再過敏。但一年年過去了，孩子對麵粉食品屢試屢敗，也依然對好幾種食物過敏，甚至發生了幾次幾乎沒命的意外。

二零零八年那一次，在急診室急救後，才九歲的他緊握著我的手，用幾乎沒有聲音的嗓音（因為聲帶腫脹未消）問我：「我作錯了什麼事？」我已泣不成聲；三年後的一次，也是急救後還是全身腫脹、奇癢無比，我和先生拼命用手替他止癢，他用已無力的手推開我們的手，問了一句：「為什麼是我？（Why me?）」我轉身背向他，不想讓他看到我漣漣而下的淚水。我知道他已經長大了，他要自己承擔他所遭遇的一切。可是他哪裏知道我曾求過天主千次「如果這杯苦爵不能免，請讓我替他代嚐吧！」替他擋這些癢，又算得了甚麼呢？

二零一二年中，在第三次意外前的一個月，有位謝詩祥修士透過《聖城通訊》聯絡到我。因為他八月要在台灣耶穌聖心堂晉鐸為神父，晉鐸後隔天，他所主持的第一台彌撒的福音的主題是有關聖體的奧蹟，他為了準備第一次證道，在網路上看到了「孩子，你大膽地往前走」這篇文章，特意找到我想知道孩子的近況。同時，他告訴我他會在那天特別為我們家獻一台彌撒。這是多大的榮幸啊！我非常一廂情願地認為這是孩子可以吃麵食的記號，馬上逼著孩子再試一次，兩口就立刻過敏了。我非常失望地回覆謝修士，孩子依然對麵粉過敏，也非常失望自己錯解天主旨意。愚昧的我，不瞭解這果真是天主的記號，只是時間不對，如果他在謝神父晉鐸前就可吃麵食，如何成就謝神父解釋聖體的奧秘？這個記號代表一個試煉之旅的開始，它的過程是那麼地痛，痛到我們全家都經歷了某種層面的死亡，也唯有那樣的經歷，才能深刻體會到天主奧妙的救援！

二零一二年八月，謝神父晉鐸後的第二個星期六，兒子又發生了嚴重的食物過敏，因為餐廳剛好離醫院很近，我們決定自己開車去，為了讓他能呼吸，我們車窗全開，只聽到車子飛馳的風嘯聲，我不敢打擾正在與生命搏鬥的孩子，拼命強迫自己專心禱告，也就是說，我沒有全神注意到安靜不動的孩子是否已有異樣，只知道到了急診室他已可以自己回答問題，急救後醫生不放我們走，因為他尚未脫離險境。在那幾小時中，他竟可以和醫生談笑，我不想去體會為什麼他可以如此坦然接受這種生死的交戰，我只想永遠遠離這種煎熬；所以我脫口而出：「寒假的夏威夷、日本、台灣之旅全取消，我不要冒失去你的危險！」然後餘悸未消的對他出氣：「你為什麼吃東西這麼不小心？」仍然虛弱的他對我微笑說：「媽媽，妳知不知道我很幸運！」我開始驚訝他有一份別與以往的祥和。是什麼力量讓他有這種改變？我不知道原來他與主耶穌已經有了最親密的相遇。

直到二天以後，他鄭重地要我再三保證絕對不會哭，不會擔心，才要告訴我一件事；原來那天在去醫院的途中，他已經有那麼一、二秒失去了知覺或者停止了呼吸，他無法打針，無法叫我，想求主耶穌可是也無力…，他不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，只感覺看到了耶穌，然後喉嚨一股暖氣，他開始恢復了知覺。我不知道我該高興主耶穌又救了他，還是該難過為

什麼他的生命如此脆弱。我只覺悟到我要珍惜與他相處的每一分秒，我才能活得堅強。所以我們決定還是要帶他去度假，只是只能去一個地方。

我和先生都決定去夏威夷，畢竟在美國境內比較安全。可是他堅決要回台灣探親，他說：「我兩邊的爺爺奶奶都快八十了，我還能看他們幾次？可是即使我八十歲了，珍珠港的軍艦依然還在！」我又心頭一痛，我不知道他在指誰會不久於人世。回台灣對我們來講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，回去太多次了，沒有一次能免於意外，因為台灣食品標示很不詳細，空氣又糟，但為了成全他的孝心，我們還是踏上了這條辛苦之旅。

我作夢也想不到，辛苦這二個字根本無法形容那二個星期孩子所遭受的一切，他口不能吃，鼻不能呼吸，夜不能眠，所有的過敏藥全部天天吃，還是得不到紓解，我覺得他像在被凌遲至死，但他不願提前回美。而痛楚一直在加劇，直到飛機降落美國機場前的半小時，他痛到全身縮起來，頭骨像要爆裂，哀求我把所有的藥全部倒到他嘴裡，我把他抱到懷中，對耶穌吶喊：「隨祢的旨意吧！但是我要跟他到他要去的地方！」

回美之後，他的症狀很快就消失了，但是我開始生活在台灣之行的夢靨中，我不但放棄他會逐漸不過敏的希望，也開始害怕自己挑不起這日益沉重的勞苦重担，我陷入心靈死亡的黑暗，覺得自己困坐懸崖，往前無路可走，往後馬上粉身碎骨，只有靠著禱告，希望天降甘霖，讓我不至渴死。沒想到天主竟是以戲劇化的方式，帶我們飛越懸崖到一個流奶流蜜的綠洲！

這中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每次我們覺得快走不下去時，總會浮現出謝神父為我們獻的彌撒。我不只一次問天主：「一位素昧平生的神父，把他生平第一台彌撒為我們獻給天主，是非常大的恩寵。為什麼我們領受不到呢？」果然，三月中我生日當天，收到過敏協會的電郵：「嚴重食物過敏的小孩有救了，詳情請閱…，我開始發抖，不能鎮定。強迫自己靜下來，不到半小時，研究所的室友打電話來祝我生日快樂，然後她說有一份最好的生日禮物要送我，是《紐約時代雜誌》昨天出刊的，特別介紹了世界上最近已有在三到五年內，成功地治癒食物過敏的例子，她留了二種版本給我…。」這位好友四海為家，我們好多年都無法講到一句話，卻在我最六神無主時，送我一顆定心丸，時間、人物的巧合，讓我深信這是來自天主。

這個實驗叫「減敏療法」，每天以細粉微量餵小孩過敏原，每兩星期加量 25%，每次加量得要住院，一直試到一次可吃一片麵包或一個蛋，才算成功畢業。就算幸運試驗成功以後，還要注意每天吃的量不可超過畢業時試的量，也不可有一天不吃，否則過敏會回來。這雖是一線曙光，卻仍是一條漫長的路，畢竟是個繁瑣也不甚完美的實驗。文中提到很多孩子受不了常要打急救針的痛，或其他過敏變得更嚴重的苦而中途退出；我的孩子反而告訴我，他可以在急救床上寫功課。我知道我有他的全力配合，就為他報名了。只是，何時才可以排到我們呢？這又是一大難題。孩子再三年就要上大學了，我們不能等，憑著生日那天的感動，我大膽地作了文中叮嚀絕對不能作的事——自己在家試！

頭一星期，我讓孩子天天只吃一小口鍋貼皮，相安無事；第二星期，兒子先斬後奏地吃了一整個餃子，竟也沒事；隔天就吃四顆，再隔一天吃十個；我們訝異他大膽嘗試成功，先生驚呼：「這已不是減敏療法，而是他不再對麵粉過敏！」我們再接再厲對蛋作實驗，而這更是有趣，因為兒子對蛋的過敏，原是高到沾個邊就有事，夾過蛋的筷子和蛋一起滷的食物等等，全會引爆他的過敏反應。我想到他曾誤食幾口有蛋的假麵包沒事，就從這種假麵包試起，卻是第三天就過敏了，改換牌子，也是第三天就失敗，讓我們幾乎要放棄了。我改用一大鍋滷汁只滷一顆蛋，讓他沾一小口滷汁試，到第三天他尖叫：「我不小心吃到滷汁裏的蛋了！」我馬上嚴陣以待，預備隨時帶他衝去醫院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我的全神戒備轉變成呆滯，呆滯變成困惑，困惑變成難以置信，為什麼他一點過敏反應都沒有？這樣他就不再對蛋過敏了嗎？我納悶地問天主，只感到祂笑我——傻孩子！

從那天起，糕餅甜點對兒子而言不再是夢想，麵食、蛋食已成家常菜，我們作夢也想不到，天主以這樣的方式讓我們知道兒子不再過敏，也不用經過辛苦且漫長的減敏療法。在眨眼瞬間天主就治癒了他，難怪兒子一開始就要我轉告謝神父：「在我的過敏裏，科學是站不住腳的！」(There is no science in my allergy!)

這是一場長達十四年的出谷紀，在那重重的死蔭幽谷中，依然處處有天主的臨在。孩子曾安慰我說：「我就像一個出生就被判刑的人，我自然知道要怎樣好好度過我的牢獄生涯！」他說這些話時眼神所綻放出來的信德，讓我體認到天主一直在苦難中與他同在！孩子，恭喜你服刑期滿，也欣慰你有這麼深刻與主相契的經驗，願你展翅高飛，飛到任何一個天主要你去的地方！

（轉載自《聖城通訊》第 283 期）